

勇列傳

退伍後的 K，異常努力，戴著耳機練習英文會話，殘存半碗的拉麵還有些溫度，不想打擾 K，你用凌亂的日文習字簿，填補右座的殘缺。慢甘的麥茶，啊，就差一點了，那醇厚的香氣，飄散於門板上的海報：「またね」，清爽而沒有負擔。K 笑說，比較喜歡白底紅字的「氷」字旗子。

世紀末，夏天。這是陰盛陽衰的圈子，若在少數的男性群體中，又無法覓得知己，通常習慣孤單，最可怕的是習慣被遺忘。大一的導生聚會，F 突然對角落的你說：「你是不是比較孤僻？」你該反抗：「你對我瞭解多少？」諷刺的是，你沒有這麼做，畢竟有些事情的代價，你搏鬥不了，也承受不起。那就給予一抹尷尬的微笑，而且要很明白。

紅男綠女把 F 圍得團團轉，你穿著過寬的深色衣服，低頭叉匙簡餐，沒有飯粒就拼命喝水，像隻駱駝。灰頭土臉的身影倒映在草原上，他們練習著馳射，那新月般的張弓，無法引起你的興趣。你暗自決定，把 F 的書全都讀完，索然無味的目的。不擅與人溝通的你，在離開時絕不留下任何東西，包括影子。

搬教科書時，零星的男丁成了不二人選，你並非不願貢獻體力，只是課堂上意態軒舉的女性主義，此時卻遁隱無蹤。搬家工人運書至講臺，她們談笑風生；撲通，因為堆疊太高掉了兩本書，她們啜飲午茶。

女孩永遠比同齡的男孩成熟，像開啓的亞麻花田，不知自己是畫家描繪的對象。當女孩用它來裝飾欲望，每一瓣，便成了時間塵封的碎片。

下課她們再度攻佔講桌，殷勤關切「已知答案」的問題。你比嘆息還輕地掠過，她們便架起萬里長城。那一瞥告訴你：「別妨礙我」。你下登山纜車，走路。這種走路，是不戴手錶，細數電線杆上的飛鳥；是摘下眼鏡，裸視平疇交遠風。而淹留，你還無法到達。

男宿是誘陷的網，你總是劃出火。M 在半夜不斷練功，累積妖精的經驗值，並從怪物身上取得寶物。按擊滑鼠的噪音，使你當場翻臉。N 洗完衣服，將內褲用衣架吊在床頭，他從不外曬內褲，更別說裸上身在浴室刷牙。N 在合唱比賽前夕，用高八度的音調，論你唱歌頗平，無所起伏。你衝他，拒絕參加。消息傳開後，同班的 L 揚言不參加就要揍你。那場比賽，你做了一支 solo 紙麥克風，只為聲嘶力竭，最後一首情歌。落幕的掌聲，讓你相信芙蓉塘外沒有輕雷。

但這些，都不及海浪的聲音，沒有低語；沒有呼喊。就算軍訓課的戰艦，驅逐少許未來的役期，你卻築了過高的堤壩，扼住了喉。而修課的男孩，匍匐前進，看不見岸的藍線。

對於各種名義的聚餐，是一場不想赴的約，通常對方劈頭就會問：「你有女朋友嗎？」可是卻打死不承認自己有男朋友，孰不知你有紅心 A 的底牌。你比較喜歡星期一下午的英文課。艾蜜莉下課會主動跟你聊天，絕對不踩「你有女朋友嗎？」的地雷。通常，以「中產階級的興起」為話題破冰，興致來時，不顧旁人比手畫腳，你覺得她跟一般的女孩很不同。潔西卡一定是巫婆，抓起你的左手說：「這是潛意識，而右手是意識。」對你而言，左手是死亡，代表母親右邊的乳房，正孕育新的生命。

大二那年，Z 在講臺上滔滔不絕，說到他的「學術專長」時，突然自戀地說：「這是有天份的。」接著發出「哼哼哼…」的莫名微小笑聲。Z 開宗明義地說：「我會把你們訓練成很冷的人」，然後對走廊徘徊的學生評論一番：「不要像他們一樣，庸庸碌碌。」

這個情形像極了 S 在考卷上註明：「字跡潦草者酌量扣分」，所持理由為：「每次從窗戶外看到黑板上自己的字跡，都覺得很醜，所以希望你們不要跟我一樣。」S 在期中考見你坐最後一排，要求你換位子，坐到前方的空缺，你並非「起初不以為意」的後知後覺，S 在期末考重複此舉，他懷疑你身懷刻千字文的功力。

這不能使你迴旋顛簸。你開始思考，為什麼每次對方的立足點都比你高，而你總被迫面對，進而卑微地回答、反應。逃亡的方式就是翹課，你永遠也不會明白坐在講臺前面的感覺，那是「好學生」的象徵，甚至是廝殺慘烈、血跡斑斑的教育學程。

絞盡腦漿，換得必修學分後，沒有絲毫喜悅的感覺，你做出結論：所謂的成就感，應該是建立於喜歡的事情上。你雖然翹課，但是不屑「頂替簽到」的情義相挺，因為他們企圖把這件事經營成「公開的祕密」。

W 的課有些無趣，通常主張系辦要訂另一版的報紙，以及要有商業頭腦之類的議題，你感到一陣暈眩，廉價的咖啡鼓不足舞。W 在期中考前公佈了「試題庫」，抽樣考之，大家捧著影印好的「解答範本」，在考前一晚虔誠膜拜，並參透其意，而你悠閒地看《我是貓》。隔日他們在寫滿四頁的考卷後，馬不停蹄地拿出螢光筆畫著底線，搞得像幅水彩，據說這是讓 W 給高分的不二法門。

K，是你圈外最好的朋友。K 曾借你「達爾文島」的筆記，眉宇之間有股不

羈的氣息，整齊的鬢角旁有雙福耳朵，你喜歡 K 沒有上髮膠的樣子。「你爲什麼在意別人的眼光？」K 終於開口。「…害怕被看穿吧。」你吞吞吐吐說。

K 喃喃說出「你真傻」之際，一架舞紅都變。K 用撫摸寵物的口吻說著：「看似罪惡的次級文化，就像犯題的流行歌曲，如果深刻瞭解只是一種過程，就能夠不被物役。你武裝於憤世嫉俗，不就像是說出了我愛你，誰又能永遠愛你？」時而受傷；時而傷人，在拘謹形式的學術水泥裡，任何破裂的石塊，都足以砌成海市蜃樓，耗損據理力爭的劍。

不管 K 說什麼內容，你只聽見他的聲音。而聲音，也是一種眷戀嗎？每當你打電話問事或訂餐，電話那頭的小姐總是叫你「弟弟」、「小朋友」，這真是嚴重打擊你的信心。儘管你壓低嗓音，都無法擔當深夜的電臺 DJ。那頸間的小結，因爲 K 彎下腰，讓你得以碰觸。你們擁有同樣的身軀，卻成就迥異的眼神。

沒有人，即使是琥珀，有這樣光芒。

不知何時開始，宅男這個名詞莫名奇妙出現，企圖將你歸類。宅男會的運動只剩苟延殘喘的慢跑，好一點是羽毛球、排球，籃球屬於陽光男孩等級，對於游泳絕對帶著肚子倉皇而逃。話雖如此，你於世足賽熬夜支持德國，進球尖叫不已。你在體育選了舞蹈，對著鏡子跳捷舞，嗅到了自由的氣味。搬出宿舍後，你雖然獨居，但是不會囤積零食，拒絕飼養寵物，甚少收藏小玩意。相對的，你一個人坐雙人位乾杯，和野貓訴說心事，逛街腳力超過女性。

你曾在百貨公司五樓，哀求母親購買可以變身的機器人，你不會哭也不會鬧，一套文具用品就打發了你。許多年後的歇斯底里，原型於當初安靜的接受，接受被丟在兒童圖書區，進而自得其樂的一種情緒反折、壓回。你自得其樂於被詛咒的十一隻天鵝復原了手腳，木心陀螺戀上軟皮小球，婢女奪去公主的禮服成爲王妃，而北風輸給了太陽。

你騎著白色的獨角獸，飛過兒童圖書區，感到一切都不同了，年少的你，看到二十七歲的女子在鏡子前全裸，嫌棄那些騙人的精神生活與肉體關係，竟是痴呆無語的。你不覺得，男孩的心中，都住有一個機器人，你只是想要組裝半片羽翼，如此簡單。這與看到睡著的動作電影不同，因爲一邊叫好；一邊叫座。

K 把玩著你房間裡的機器人，可是他不懂如何變身。在這樣陰沉的日子裡，你明白，因爲天空籠罩著你的刺，使 K 的撫摸有了意義。

生活的熱情，像一顆誤被微波的柳丁。把甜留給社會的期待：你必須是萬事

稱好的秦吉了，疲於應付後，日暮聊飲酒，自言自語著「杯汝來前」；棲峙幽深，飛不妄集的西域靈鳥，終被關以雕籠，剪去翅羽，故常懷代越之悠思。

把酸留給夜間的課程：舒服沐浴後，不疾不徐乘著夜色，攤開筆記，攤開知識的地圖。紅筆勾的圈，差嘴唇一些。K 仰起頭來，於是你學會協韻，使之相對。距離最近的地方，幽然顯現遼闊。

夜裡的課後，K 常教你打籃球，投下硬幣，讓燈暈黃，所有科學館裡的知識。K 點出了許多你的問題：雙手投籃、穿休閒鞋、防守太拼命…等。有時 K 見你沒有得分，會鼓勵說：「再投一次。」沒有多久，虛弱的體力就出賣了你。

你蹲在一旁喝水看 K 投籃，你不想破壞這種感覺。你想像著十年後，沒有子嗣的你，無法陪伴玩耍的孤單；K 應該會在某處，介於沉穩與雅痞之間，一席西裝，囚不住惹黑的直率，那白皙的頸上，有人交換了吻。你們都將湮沒於異邦，成為昔日口中「討厭的大人」。

也品評著 K，是人們口中的天菜。天菜擁有差別待遇，當宅男企圖搭訕，那是「騷擾」，天菜則是「豔遇」；當宅男拉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，那是「拍拍手」，天菜用高音直笛吹小蜜蜂，則是「有才華」；當宅男穿上潮牌襯衫，並使用黃金左臉拍照，那還只是「備胎」、「普通」，天菜張貼剛睡醒的照片，還穿著背心，則是「頹廢帥」。

說也奇怪，籃球似乎是你的絕緣體，那過分清晰的肢體碰撞、嘶吼吶喊，是一種奇妙的頻率，是男孩與男孩之間，不需要言語的溝通方式，比起任何儂儂的戀愛經驗，都來得真實。K 揮手示意要你上場，發燙的臂，沿著拋物線，射穿所有的謊言與虛偽，儘管沒有得分也不在乎。

那些沒有得分的考卷，你不曾藏在抽屜，與時光機無關，與印表機有關。一頁頁，在你旅途的盡頭，荒瘠的國度，亦可為家。

漸漸，班級氣氛變得詭異，在下課的言談間，可以知道他們忙著補習，打算「翻身」，進入一流國立大學，據說薪水可以提升千元不等，或者補修教育學程。在琳瑯滿目的考古題面前，他們拾起當年未有的熱情，螢光筆與紅筆交織成美好的未來，大家不是都原諒了班上第一名「我很忙」的身影？因此，不要逗留喊累的石階，或者輕易脫口「閒書」的咖啡館。

你埋頭準備畢業考，看到 K 平頭的照片，像酣睡的嬰兒，而你第一次看到他的額頭。教室裡人物漸稀，小團體徒留疏磬之聲，感情各有依歸的男孩女孩，

終要掩卷。收拾，階段的疏狂。K 離開以前，身著黑袍，靦腆地面對鏡頭。K 對學弟說：「這我朋友。」K 的學妹簇擁而上搶著留念，果然很受歡迎。K 用食指敲你的肩膀說：「你在吃醋嗎？」你對他做鬼臉。

雨，終究落下。躲避不及的眾人，早已無心寫真。你和 K 坐在簷下的乾地，發呆。滿地的花束，是因為成長的喜悅，還是失去的哀悼？——就像「櫻」字在降落以後，終要寫成「桜」，失去兩枚貝，卻俘虜站在樹下的散髮女孩。

贊曰：世紀末的夏天。